



Rediscovery of Ningbo

文·化宁波

宁波文化的空间变迁与历史表征

黄文杰 著

文·化宁波

宁波文化的空间变迁与历史表征

黄文杰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宁波:宁波文化的空间变迁与历史表征 / 黄文杰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308-14879-5

I. ①文… II. ①黄… III. ①文化史—研究—宁波市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3529 号

文·化宁波——宁波文化的空间变迁与历史表征
黄文杰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86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879-5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序言

悦读：“文”化宁波的过程与结构

关于宁波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动静最大的是日本。有60余所日本国立大学的100多位教授学者共同参与,用数年时间从事《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形成——以宁波为焦点开创跨学科研究》,日本文部科学省拨给11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7000万元)科研补助金,以资助这项课题。他们多次来宁波调研,我也因此而受邀,在日本东京大学做了相关内容的学术报告。然而话说回来,我的内心深处却难免疑惑——把宁波文化置于研究的“焦点”,其定位是否有点儿偏高了?

现在,这本《文·化宁波——宁波文化的空间变迁与历史表征》帮我解惑了。因为该书的视野与定位,比日本学者更加高远,认为“认识宁波文化,必须置放于七千年的时间纵轴与全球的空间横轴,宁波文化的生成和展开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密切相关,也必须依据特定时间与空间构成的坐标得以阐释”;而且,该书的阐释能够自圆其说,某些言论还颇为引人入胜。

譬如说,宁波先民创造的可以傲视全世界的河姆渡文化,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典型地展现了长江古文明将近四千年的文明进程。而因不可抗拒的大自然伟力,我们的老祖宗不得不多次迁徙,结果则是“祸兮福所倚”,河姆渡文化在走向衰弱的同时,也随着大迁徙而传播至四面八方,与各地的原始文化在碰撞中实现融合,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初成,成为东海文化圈重要的源文化。所以,“河姆渡文化的扩张,表现了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200年左右,以中国大陆为中心,延及东海、南海诸濒海之地,所发生的最初的文化融合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宁波文化属于文化输出的高地”。这就部分地印证了日本那项研究课题的可行性。当然,所谓的“扩张”,是不自觉的,且因其先进性而大体上是平等融合的。

再譬如,把因为争贡事件而导致海禁、全世界最大走私集散地双屿港的遽兴速亡、王阳明创立完善的心学思想体系等几乎同时发生在宁波的大事联系起来,以此划定明代中叶为宁波文化发展演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转折点的言论,看似牵强附会,实则放眼全球。我很赞同以下这段话:“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宣布着各成体系的古典文明格局正式结束,全球化时代由此到来。按照自然的人文选择,宁波可能会是全球化最初的重要推动者,双屿港一时的兴盛说明了世界文化发展对于宁波区域的选择。然而明清两代以严酷海禁为代表的文化收缩政策,使宁波从自然的发展趋向中陡然扭转。依海而生的宁波,经济发展陷于困顿,但在思想文化上却成为中华文化的高地,即以心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最终在明中叶完成近代化探索,阳明心学是东亚区域突破近古威权伦理束缚、肯定个体人生意义的思想启蒙利器。”至于嘉靖年间的争贡事件、双屿岛倭寇、阳明心学对于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无疑是不言而喻了。

该书对于宁波文化的研究,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日常与传统”“家族与人物”两部分,几乎囊括了值得一提的宁波的事与人。“地理与人文”更多讲述在宁波这一特定地理格局中,随着历史变迁所呈现的文化脉流,是立足大格局与大历史阐释宁波文化的流变;而“日常与传统”“家族与人物”更多侧重细节阐述,是一个个独具地域风情的符号与一个个曾经鲜活地张扬着地域精神的生命。

宋代以降,地域精英引领着地域文化的发展,以浙东学术为代表的精英传统是地域文化的灵魂,但是我们也要关注多样性民间文化的生发与变迁,它以多种形式丰富着人的精神生活,左右着人的行为选择、审美趣味、情感表达,甚至悬置着人的终极关怀,不注意这些文化传统就无法分析地域文化面貌的纷繁复杂,无法理清文化演进的历程,也无从规划文化发展的前景。无论建筑、农业、水利、音乐、舞蹈,还是自然,都不断充实着地域世代代百姓的智慧,对于这些文化符号里面意蕴的揭示,让我们增加对土地的亲近感与到达感。没有这种无声的指令,我们很难想象宁波人何以共同认同,何以不涣散。“日常与传统”所贯联的事物,让我们珍惜时间创造的文化魅力;如此独特与丰富的遗存值得我们骄傲,值得我们去认真探寻;同时

也让我们看到在贸易、扩张、交通等接触过程中，文化传统这一有机体在不断咀嚼、消化和吸收新的成分，新的因素在蓬勃生长，新的传统在不断形成，所谓“日日新，又日新”。“家族与人物”所列举的人物与家族，不仅在地域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甚至在中国乃至在东亚等更广泛的区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诚然，其组合似有牵强之嫌，描述不免浅尝辄止，但是一本书要穷尽丰厚的地域人物，几乎不太可能；所做的好像一块七巧板，以独特的想象力与理解力，加以相当巧妙的拼接，再加上流畅的文字，看来大有“悦读”之味，给人提供一个视角来理解宁波人物在历史变迁中此起彼伏的有趣轨迹。

区域文化是该区域的软实力。在积极创建“港口经济圈”的今天，宁波人读一读这本书，想必会有所得益。在当下，传统文化的重振与重组，不是全面复旧，也不是无视或排斥新的事物，但需注意地域个性的保存，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去理解那些地域所独具的基本成分。这正是作者最为关注的地方。在阅读过程中，想必还能为作者提供一些宝贵意见和新的资料，因为这本书总体而言，还可以继续往前朝更深远处探求，道出宁波这方水土之所以能钟灵毓秀的独特本质，那就更丰满圆润了。

黄文杰走出校门有20年了，依然记得我这位老师，送来这部书稿，嘱我作序。通读之后，倍感欣喜。古人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诚不我欺也！

是为序。

戴光中

2015年3月28日

前言

宁波：历史的经验与意义的创造

—

宁波(为了叙述的方便,以下明州、庆元等宁波古地名都统称为宁波,区域涵盖现今下属的十一个县(市、区)位于东亚大陆海岸线中点,四明山、天台山雄峙西南,甬江水系纵贯区域。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思想伟人、商业巨子辈出,浙东学术、姚江文化、东南佛教、三金一嵌等,气象万千。宁波文化的辉煌成就几乎涵盖思想哲学、道德伦理、文学艺术、文化典籍、科技工艺等,都有上乘的表现,而且自成体系;其具有地域特点的思想造诣、艺术水准、文化内容,常常是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一个代表。认识宁波文化,必须将其置放于 7000 年的时间纵轴与全球的空间横轴,宁波文化的生成和展开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密切相关,也必须依据特定时间与空间构成的坐标得以阐释。当今社会,多元文化互相碰撞,地域文化的自觉即对于地域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显得尤其迫切。唯有对宁波文化本身有着深入而切实的把握,才能真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区域文化与世界文化平等而自由的对话关系。

从河姆渡文化起,宁波文化就有了确切的物证,河姆渡文化是阐释宁波文化的原点,是宁波文化的底色,这一带有极大原创性的文化,也是东亚文化圈重要的文化发源地。河姆渡文化的变迁主要由海侵等自然灾害引起,延及战国末期越国的

灭亡,越人外迁,中原百姓移居越地,地域文化构成经历了一次颠覆性改变。这一文化时期跨时近五千年,是文化东亚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河姆渡文化的扩张表现了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200年左右,以中国大陆为中心,延及东海、南海诸濒海之地,所发生的最初的文化融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宁波文化属于文化输出的高地,中华文化的初成与百越文化的形成,均与这一区域的原创性文化密切相关。

从秦汉到明代中叶,宁波总体属于文化的输入性时期。以儒道佛为中心的精神文化,由外而入,在四明山地与宁波平原延展文明地域化进程,因为地域海洋贸易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影响,如越窑青瓷这种改变世界饮食方式的文化数百年的演进,使宁波的文化特性逐渐显现,成为越文化中一个独特的亚文化,并在中唐时期从行政上独立于会稽。在宋元时期,宁波商业发达,移民家族的后代涌现了一大批心怀“新民”之志的儒家学者,由白衣而卿相,致力重建人间秩序。这一时期也是文化的亚洲化时期,宁波成为东海文化圈的核心城市之一,成熟化的儒道佛思想,尤其是汉传佛教的传播,使东海区域成为世界区域文明的一个高地,其文化格局的影响沿着海上商路甚至已经到达非洲,并以西亚为中转,到达了欧洲,最终吸引着西方人来到太平洋西岸。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宣布着各成体系的古典文明格局正式结束,全球化时代由此到来。按照自然的人文选择,宁波可能会是全球化最初的重要推动者,双屿港一时的兴盛说明了世界文化发展对于宁波区域的选择。然而明清两代以严酷海禁为代表的文化收缩政策,使宁波从自然的发展趋向中陡然扭转。依海而生的宁波,经济发展陷于困顿,但在思想文化上却成为中华文化的高地,即以心学为代表的哲学思想最终在明中叶完成近代化探索,阳明心学是东亚区域突破近古威权伦理束缚,肯定个体人生意义的思想启蒙利器。而反观这一思想之所以在宁波完成,从文化发展脉络来看,也是历史对宁波的必然选择:处于中华帝制结构边缘的宁波,反而在文化上可能实现创新与突破。阳明出,而天下书院复兴,宁波属于思想输出高地,日本等国成为阳明心学的受益者。但这一时期,宁波在经济上成为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经济圈里的附属城市,作为草根商帮的宁波商帮外出求生,相比有着政府背景的徽商、晋商等,处于配角的地位。

从明代中叶起,尽管中国的生产依然左右着世界前期的全球化,广州一口的通

商与走私贸易，让马尼拉航线等国际航线畸形繁荣，其实以银为本位的明清两代，始终没有脱离与世界的关系，但闭关自守使世界文明的发展很难渗入宁波文化体系。鸦片贸易与战争炮火打开中国大门，促使了封建帝制结构的解体，以五口通商为起点的面向海洋的中国新文明格局开始形成。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包括商业、宗教、科技、教育、工业、建筑、政治等方面截然不同的表现，催使具有开放性特质、学习型文化结构的宁波，在开埠以后，迅速产生新的精英阶层，在各个方面形成狂飙突进的民间力量，并占据上海、天津、武汉、香港等重大城市，成为这一时代推动文明全球化重要的群体之一。

海洋是世界文明交流的重要平台，以船舶发展为核心的海洋运输升级换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宋元时代，属于帆船时代，由于南北海运换船的需要，以及作为中国大运河出海口，宁波是以在国家贸易框架上占据重要地位；宁波经济繁荣，人口汇聚，文化勃兴。清末民国，属于轮船时代，中国的经济中心自然转为有着更为广阔腹地的上海，宁波成为一个转运港口；宁波文化表现为人与地域的分离，即宁波人借助上海等城市引领文化发展的时代风潮，而地域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当代，属于集装箱时代，中国的对外对话框架又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后，宁波从三江口时代迅速跨入北仑港时代；宁波作为东方深水大港的地位愈来愈为突显，几乎全年全天候停靠几十万吨级海轮的工作能力，在长三角一带几乎无可替代；宁波港的吞吐能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宁波是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而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新宁波帮，在近30多年中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的一个经济现象；经济的繁荣如何带动高素质人才的汇聚，从而实现宁波区域在中国，甚至是东亚、亚洲、全球的文化一环，成为现实的重要课题。

由此，我们对宁波七千年的文明进程有了一个基本的纵观。经济发展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文化的交融，以及政治、军事、教育等各种因素的辐辏，推动着宁波文明的前行，文化如阳光一般照彻地域。在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间，我们遵从神话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还原宁波文化作为中国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历史真实，从而更为清晰地认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从点状的新石器文明，历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夏商周三代，走向块状结构的过程。随着文明发展的推进，与人群的历史迁移，中华文化逐渐走向地域文化的细分。宁波文化大致在中唐时期确定了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并在宋元之际，由移民带来的学术与海

洋贸易带来的经济发展,实现了文化的繁荣,宁波成为推动亚洲区域化融合的重要城市。明代中叶,阳明心学的完成标志着儒学近世转向,也奠定了宁波学术在中国精神发展史中的地位。明中叶开始宁波与国际对话中断,但全国逐渐一体化的经济,使宁波深层次融入民族经济之中。宁波文化在近代开埠之后,再次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活力充盈的宁波文化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最具魅力的地域性文化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地理环境中的海、运河、山是塑造宁波人个性、影响文明发展的背景因素;历史环境中的政治变迁、文化融合是铸就宁波文化的核心因素,不同文化圈的战争、贸易政策变迁等都引发了文化的变动,而一些事关中华或者亚洲甚至全球性全局的变动,往往使宁波文化的生命力与独特性得以显现。

同时,我们也发现宁波文化发展并不呈现线性向前的样态,而是呈现为螺旋式上升。在回应挑战的过程中,有文化发展的高潮,也有低谷所在,表现出周期性特征。河姆渡文化是史前文化的一个高峰,海侵之后走向衰落,但促成了文明的扩展;越文化达到一个小高峰,之后又走向衰落;直到宋元以海洋贸易为中心的宁波文化发展达到高潮,稍后明代阳明心学在学术文化上占据高地,其后因海禁城市文化发展受挫;清末民国开埠以后,宁波帮历史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但宁波城市的发展主要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北仑港崛起以后。当下,宁波正处于文化发展的上升期。

二

文化是一个非常驳杂的概念,包罗万象,它是人类群体所创造、所享有的物质实体、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从外显形态看,文化是各种符号,即物质实体与行为方式,在叙述历史之时,关系到生存与发展的经济行为往往得到较大的关注;从内隐部分看,是意义系统与价值观,是人对物的需要和要求、理想和愿望,是人认识自然、社会与自我的精神框架,是人幸福感、判断力、行动力的来源。这些内容虽然纷繁复杂,形态迥异,但置放于特定的空间,放眼于历史的变迁,能够发现涌涌而前的文化发展之中,包蕴着脉络,或者说在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或关系背后的“深层结构”,或“无意识模式”。正是如此,本书之所以选择“地理与人文”“日常与传统”“家族与人物”三个方面来阐释宁波文化,目的是在纷繁芜杂的历史表象

中,尽量梳理出几条脉络,通过阐释文化空间的转换,以及历史对文化发展的选择,能够对“文”是如何实现“化”宁波区域的过程,对宁波文化的内容与特质有较为清楚的把握,从而解决宁波文化“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地理与人文”是讲析宁波文化在时间与空间格局中的流变,分为史前至明中叶与明中叶迄今两个部分,因为明中叶是世界全球化的开始,世界文化格局改变之始,而明代中叶也是宁波近世意义系统与价值观完善的开始,所以将明代中叶作为宁波文化史古典文明与全球化文明的分界;通过追寻宁波地理热点的转换,即从河姆渡到东钱湖,到三江口,到苏州、北京、上海,及至到北仑港等足迹,解释宁波文化史,显现地理对于文化的影响,也显示着文化变迁对于地理的选择。“日常与传统”是讲析日常视野中的宁波文化,梳理七千年中各种诉诸感官、影响人性成长的文化符号的流变;这里包含大量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载体,诸如建筑、农业、水利、音乐、舞蹈、雕刻、语言等,这些独具风情文化符号的背后是人潜意识层面的需要与愿望。“家族与人物”是整理宁波的家族与人物,人是文化的活态载体,血肉丰满的宁波历史人物与一个个起伏跌宕的家族,可以深入洞察宁波人承担起文化对话历史使命的真实过程,从门阀贵族到科举世家,到商业巨族、科技家族等,一部宁波家族史,就是中国文化走向民间、走向平民的生动写照。

这样的角度选择带有去芜存精的价值判断,所表现的可能还不能反映宁波文化的全貌,因为所梳理的脉络是在有形与无形之间;“脉络”与“文化”之间常常形成矛盾,因为有形的脉络无法完全涵盖文化发展的全部内容,而文化又作为价值、信念与世界观的构成,本质上遵循自身的非实体的文化认同发展的线索。本书旨在建立起与宁波文化整体价值发展相联系的点、线、面,重在突出处于文化上升期正面积积极的部分,而且这些表现还带有自身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所体现的是理解、解释、探索意义的研究范式,而不是探讨规律、法则,拘于细节的考证,希望所做的努力能够启发人从多个维度来诠释宁波文化,使我们既有宏观空间与时间的视野,在万千流变中把握蕴藏其中的脉流,也有微观的体察,感受到宁波文化存在的温存感。这样的维度选择,使我们不会过度地去夸大人的力量,而是冷静地展示历史发展洪流中人积极应变的作用。人之所以完成了哪些事,而成为一代标志性人物,是文化发展对于地域文化的选择,是地域文化对于人类前行的力量支持,个人承担历史使命,内蕴必然的规律。这就是本书重在叙述“地理与人文”的原因所在。同时,

我们也不会过度地去渲染历史对人的左右,人作为一种符号化的动物,被动地接受文化,从而完成自身的社会化是客观的存在;但完成主体性构建,证明人本身的存在,仍然离不开人自身的努力。人不仅仅是文化的被显示者,同时也是文化的构建者、创造者。在文化的对话格局中,不同的文化体系间进行了解、对话、交流与融合,人本身的主观努力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就是必须梳理“家族与人物”这一部分的原因。相对来说,明代以前,宁波人物更多地体现为集体的力量创造着历史,个人较多地淹没在群体之中;明代以后,宁波文化则更多体现为民间精英力量的崛起,近世形成的绅士社会,是宁波精英辈出的肥沃土壤。

而我们着力于解释宁波人的日常世界,主要是从宏大的历史叙述中超越出来,回归于人本身的生活,即在人类学的视野下,通过讲析宁波人的传统生活世界,寻求符号意义的多义性和多层次的理解,透视作用于人感官经验系统的意义世界,以及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立体交融。在这里,无论城市历史,无论风俗节日、吃穿住行,都不是毫无情感的信息,而是充满温暖意味的符号系统,宁波人获得诸如“四明山”“姚江”“奉化江”“汤团”等物品以及名称之后,显得心满意足;其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了宁波人的表象和判断的集体精神状况。美国自然文学作家桑德斯认为:“没有地理中心的支撑,我将无法拥有一个精神的中心。”地域感支撑着人类心灵的归属感,人之所以会变得有生机和富于表情,常常与这些意象构成的图景世界密切相关,人与这些风景相接触产生了心景与心灵的慰藉,从而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或者说,这一文化世界是人真正的精神家园。

阐述宁波文化,我们更多用“文化对话”一词,主要区别于文化征服、文化扩张。对话是双方发挥各自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是为超越自身生存现状和生存方式进行认识上的探索。在明中叶以后,外柔而内刚的宁波文化,典型地显现了古典中华文明的特性。宁波文化是一个学习型文明的文化架构,能在文化的对话中,积极调整自身的结构形式,生成新的文化样式。它常常能掌握对话的主动性,开放进取,又勇于出征,从而实现文化软性的传播与融合。武力是文明融合的现实动力,尤其是冷兵器时代,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因素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但宁波文明的播化主要体现于观念与商品在接触中互融,充满尊重与理解的人道性;在宁波历史上,有宁波人的抗争,但没有宁波人组织过侵略性的战争。

三

人作为感性的个体,在接受围绕着他的文化作用的同时,具有主动性;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个从文化到心理的过程,从而带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由此,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科学关于“客观”与“真实”的定义,我们对于世界的观念永远是对世界做了某种加工的产物。对于文化而言,我们更多地指向发育地域心灵史的文化符号与历史事件。具有心灵意味的文化符号,往往为人主观选择,充满主观情愿的创造性,有的时候不一定符合客观史实,但是心灵的真实;真实地与你我的心灵相关,比如依附于天封塔、灵桥,以及四明山的种种故事,尽管如此神秘,但没有人去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因为这是心灵之所以生长出地域性的根源;这些因素在塑造宁波人方面起了决定性因素。我们以为,种种文化符号所包含的意义,是一种精微态的存在,它蕴藏于万物之中,“浸泡”着万物,它从暗处、在根基处、在整体上影响着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我们进行着意义的交换,具有极大的传递力、穿透力。但也须明白,宁波文化并非自动而直白地提供并呈现在个人面前,而是需要人自己的观察、思考和体验,使事物由“遮蔽”状态转变为“敞开”状态。若我们“心不在焉”,或者精神、意识、心灵觉悟修行程度达不到一定的高度,即使天天身处其中,也不会明白其中的奥妙与迷人之处,也无法理解文化对于自己所具有的内在意义:它将与我们的心灵毫不相干,所谓“心外无物”。“立心”者,建立心理本体也;意义的建构在于人本身。相同的历史积淀而成的地域文化,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了可能,但这是建立于人的文化自觉之上。通过对宁波文化曲折过程的较具文学性地呈现与梳理,或者说是一种理性与情感并融、注重故事、注重细节、注重过程的散文化阐述,一方面,想要说明文化发展扑朔迷离,并不意味着混乱,或者根本无迹可寻。尽管每一代人都有其不同于前代人的精神世界,每一代人都在创造着新的文化世界,体验着新的意义世界,谁也无法预告规定下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文化世界和意义世界,但有一点必须认识到,人永远无法走出这深沉浩然的文化脉流。另一方面,也是说明本书对于宁波文化的诠释,强调的是文化和人的精神生命之间的关联,目的是显现宁波人自身世界的图景;文化事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属于过去,而是它作为持续有意义的存在对我们的言说,解释传统文化不是重新体验和重

新构造曾经的史实,而是在于沟通过去和现在。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宁波文化,每一个历史事实都有无限解释和再解释的可能,每一个人活生生的经验的价值,也改变着历史与文化的“固定化”呈现方式,人们正是用这种生成性、关系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掌握地方知识,形成个人知识与生活世界观。如果我们只是静止化、凝固化和片段化地认识与阐释历史,将会遮蔽历史文化本应具有的发展理智的意义,遮蔽历史文化的道德意义,而助长了人在历史和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感和冷漠无情。

康德认为,人的自由是有边界与阈域的,只有人的理性认识到一切界限都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人的精神与思想才能得到解放。乡土的一切是宁波人按照自己的理性所设定的,人们可以在这些客观事物、精神符号中认出自己。当人的精神在客观事物、精神符号中认出自己的时候,精神就有权根据理性重新设定种种界限,这就是“自由”的启蒙。启蒙不是先知先觉来完成,不只是开启民智,主要是开启自己,即对自己的自由,自由的自己有充分的信心。理性地梳理与认识对自己有“超越”“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界限”的权力能力有坚实的了解;由此,理性所向往的“彼岸”与现实的经验世界有了一种矛盾、一种紧张,理性的自由境界体现为建立新秩序的倾向。宁波人要有能力面对这对永恒的矛盾,也要善于处理这对不断发展的矛盾。我们期待着通过对宁波文化流变的认识,能够促成宁波人对自我主体的体认,对内在本质的证悟,为宁波人追求主体的境界提升,提供一条历史悠久、意域深广的审慎的内在超越之路,为宁波人科学运用这一对矛盾推动经验世界的历史发展做好准备。

从另一方面讲,宁波文化内容极深极广,名家众多,文化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在中华文化体系中都堪为重要。宁波文化是中国少数几个绵延七千年而能从各个维度理清发展线索的文化,可以独立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的研究。探求宁波的文化现象,对宁波文化有一个整体把握与细部的梳理,不仅对认识宁波本身,而且对研究中华文化发展对地域的选择,分理中华文化与地域文化互动相成的关系,探求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常新的原因,都有着积极意义。宁波文化始终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相呼应,并通过与中国、东亚及至世界文化的对话,实现对自身文明内质的确认与发展,并由此展现了文化结构包蕴的生气活力。当然,这种“六经注我”式的写法,旨在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其史料梳理与逻辑论证,颇为疏阔,可

能不为历史方法所取。但如果能够揭示其中的关键,引发人的思考,将是本书的理想效果。

研究宁波的“文”化过程,让我们感受到人类生存、发展的神圣性。而“文”化宁波集中体现为宁波人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起个体人格的伟大力量;神圣不在所崇拜的对象,而在现实生活的担起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的行为活动、情理结构中。“文”化宁波最终体现为宁波人对自身主体性历史的肯定与自觉:生命神圣,人生神圣。这也是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所在。这是我们当下建构宁波文化自信,尤其是价值观自信,确认文化在世界文化结构中坐标的重要起点。宁波有文化的雄厚基础,对中华文化、亚洲文化、世界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当下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文化创造力的唤醒,从而在当下实现在世界现代化话语体系之中地方性话语体系的构建。也是说本书对于宁波文化的诠释,强调的是文化和人的精神生命之间的关联,目的是显现宁波人自身世界的图景;通过描述文化在宁波文明演进及个人成长中的意义与价值,引起人们对于文化力在地域崛起、复兴中的地位与作用建设性思考。

费孝通先生将文化自觉的历程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空间文脉、传统生活方式、文化审美心态等,构建了地域民众独特的形象、性格、精神与气质。激发蕴含于每一个人身上的文化力量,澄明自我的存在,建构意义世界,重建世道人心,以创新引领文化的时代发展,这对于构建愉快、自由与有意义的城市文化功能,有着重要价值。宁波人有自信去否定将现代化称为西化,也应当有自信实现理想型现代化的建立。

目 录

地理与人文(史前至明中叶)

- 河姆渡与文明的播化 3
 - 河姆渡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3
 - 卷转虫海侵与宁绍平原的舜禹传说 7
 - 鸟图腾与中华文明的初成 11
- 从东钱湖到上林湖 15
 - 古越文化与越国起源 15
 - 古越文化的分化与句章、鄞、鄮的兴起 18
 - 上林湖青瓷与吴越文化的初成 23
- 从小溪到三江口 28
 - 它山堰与南塘河 28
 - 州治的建立与小溪时代 32
- 面朝东海的运河城市 39
 - 从唐城到宋城 39
 - 宁波文明的转型与东海文化圈的成熟 45
 - 从南宋末期到元代的庆元时代 51
- 双屿港与招宝山 56
 - 朝贡贸易与宁波争贡 56
 - 双屿港的兴毁与嘉靖倭患 59

太平洋贸易的兴起与招宝山威远城	63
鸣鹤、药行街与江南的繁荣	70
鸣鹤:江南市镇的兴起与药业萌生	70
药行街:宁波药业与商帮兴起	74
苏州、杭州与江南市镇	79

地理与人文(明中叶迄今)

近世宁波的儒学发展	87
浙东学术与中国儒学的发展	87
四明儒学的俗世存在	95
儒道佛的区域融合	100
道教的传入与三教的融合	100
佛教的兴起与儒佛的对话	105
民间多元化信仰与东海信仰的兴起	111
多元和谐的宁波民间信仰	111
妈祖、观世音、弥勒与东海信仰	118
从北京到上海	129
宁波人在北京	129
宁波钱庄与清末民国的金融业革命	134
从外滩到太平洋东岸	143
老外滩与上海滩	143
上海滩的崛起与宁波商帮的转型	152
宁波帮与近现代中国新格局	159
面向大海的宁波时代	169
从三江口到北仑港	176
民营经济的兴起与宁波模式	176
北仑港的崛起与城市框架的改变	183
走向未来的城市	189